

《玉燭寶典》所見杜臺卿 音系研究^{*}

姜復寧 李金澤

提 要

《玉燭寶典》是杜臺卿所撰作的民俗類類書，其中包含有杜臺卿自創的音注材料。長期以來這部分材料未得到學界重視，但通過對其進行爬梳，我們可以發現杜臺卿的語音特點。將這種語音特點與代表六世紀文學語言系統的《切韻》音系予以比較，尋找到其間的異同，進而可以看出杜臺卿時代的方言語音差異。

關鍵詞：《玉燭寶典》 音注材料 六朝方音

《玉燭寶典》為隋代杜臺卿所作的一部專科類書性質的民俗著作。此書按月分卷，每卷卷首徵引《禮記·月令》，而後引蔡邕《月令章句》，然後排比、解釋各月的民俗特點，還設有“正說”、“附說”考校各地時俗的異同。據《隋書·杜臺卿傳》：“開皇初，被征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¹ 聯繫到《切韻》序中長安論韻發生在

* 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山東大學文學院張樹錚先生、劉祖國先生提供寶貴意見，王新華先生審閱了全文並提供修改指導，謹致謝悃！匿名審稿專家在審閱拙作時指正、教益甚多，謹向前輩專家致以誠摯感謝！文中謬誤，概由作者負責。

1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421。

“昔開皇初”，且序文中又提及“杜臺卿《韻略》”，²二者似為同時。然細究之可知並非如此，《玉燭寶典序》記載：“昔因典掌餘暇，考校藝文，《禮記·月令》最為備悉。遂分諸月，各冠篇首。”³據《北齊書》涉及杜臺卿的記載可知，杜臺卿“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書左丞”，⁴與此處“典掌”、“考校異文”相合。則此書開始創作的時間當在北齊，早於長安論韻的時間。《切韻序》中指出：“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陸法言認為這些韻書都受到了作者方言的影響，具有方言色彩。

此書于隋代進呈後，見於多家書目。如《隋書·經籍志》載“《玉燭寶典》十二卷，著作郎杜臺卿撰”，⁵隨後的《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也都有著錄，《文獻通考》轉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玉燭寶典》十二卷。陳氏曰：隋著作郎博陵杜臺卿少山撰。以《月令》為主，觸類而廣之，博采諸書，旁及時俗，月為一卷，頗號詳洽。開皇中所上。”⁶此書散佚的時代尚未確證，明末清初陶珽重編《說郛》卷六十九收有此書，但僅有十條，或許為散佚之後所殘存的部分。⁷

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玉燭寶典》，乃是楊守敬於清末自日本訪得，由黎庶昌收入《古逸叢書》的版本，嗣後《叢書集成初編》又據此本影印，為當下最為易得者。《古逸叢書》刊刻時，其牌記定作“影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據崔富章、朱新林的介紹，日本現存的《玉燭寶典》鈔校本共有四種，分別是日本舊鈔卷子本（卷軸裝六軸十一卷，闕卷九。此即所謂“舊鈔卷子本”，為日本舊加賀藩前田侯舊藏，今藏尊經閣文庫。此本抄寫年代跨度較大，卷五抄寫於嘉保三年，卷六、八寫於貞和四、五年，崔文中稱其為“日本 1096 至 1345 年寫本”）；日本圖書寮鈔本（冊頁裝十一卷，闕卷九。又稱毛利高翰影鈔本，今藏日本國立公文

2 陳彭年等著、周祖謨校：《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4—15。

3 杜臺卿：《玉燭寶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354。

5 《隋書》，頁1008。

6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706。

7 陶珽：《說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3220—3221。

書館)；森立之、森約之父子鈔校本(四冊十一卷，闕卷九。此本系據毛利高翰影鈔本傳抄，今藏專修大學圖書館)；依田利用《玉燭寶典考證》(四冊十一卷，闕卷九。今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此文通過對楊守敬尋訪、傳抄《玉燭寶典》過程中的相關文獻記載以及不同版本的校勘，指出《古逸叢書》影刻《玉燭寶典》所據的底本乃是森立之父子的傳抄合校本，《古逸叢書》牌記有誤。⁸

《玉燭寶典》大量徵引文獻典籍，而其所引的部分典籍早已亡佚。前人早已有利用《玉燭寶典》進行輯佚工作的先例，如唐鴻學曾從中輯出早已亡佚的《四民月令》。日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亦大量參考此書，或從中輯錄，或以資校勘。通過檢閱《玉燭寶典》我們發現，此書中存在一定數量的音注材料，既有反切又有直音，但目前尚未見到以《玉燭寶典》音注為材料進行的研究。這部分音注材料有些轉引自其他著作，如第一卷“箕”字注曰：“讀‘該備’之‘該’”，係轉引自《淮南子》高誘注；也有部分音注是杜臺卿自創的音注。杜臺卿所作《韻略》是陸法言等在討論《切韻》時曾提到的書目，《玉燭寶典》中出自杜臺卿個人之手的音注材料，與《韻略》的語音系統當相合，實質上與《韻略》是等價的，這對於我們研究六朝語音來說是寶貴的材料。

有鑑於此，本文對《玉燭寶典》中杜臺卿自創的音注文獻進行研究。首先對書中出現的音注材料予以辨析，將標明引自其他字書、注解的內容予以剔除。而後查核其他注解，篩選出其中顯係轉引者。同時考慮到今見《玉燭寶典》為日本舊鈔本，而日本抄本之中時有其他人附記入去的反切，屢屢再經傳抄，把旁記寫入正文，混而不分。⁹ 因此參照日本早期寫本《玉燭寶典考證》¹⁰ 予以考辨，剔除可能在後人抄寫中竄入的音注。最終獲得的材料即為杜臺卿自創反切，可以反映杜臺卿方音的音系特點自不待言。陸法言曾評價《韻略》，以為此書與其他韻書之間“各有乖互”，而這種“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的方音差異可以看出杜臺卿本人的音學觀念、語音特點都是深受方言影響的，這種對

8 崔富章、朱新林：《〈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底本探析》，《文獻》2009年第3期，頁144—150。

9 此處蒙匿名審稿專家見告，特此注明以示不敢掠美，兼表後學敬意！

10 杜臺卿撰、依田利用考證：《玉燭寶典考證》(稿本)，藏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蒙名古屋大學王清玄兄提供此書掃描件，謹致謝忱！

杜臺卿音系的探討可以作為窺得六朝江左地區方音崖略的依傍。

本文所採用的《玉燭寶典》底本為《叢書集成初編》影印《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其版本源流前已備陳，續修四庫全書本與此同。部分叢書集成本影印漫漶不清或存在疑問的地方參照明德出版社中國古典新書續編本¹¹和《玉燭寶典考證》予以補齊或校勘。

一、現存《玉燭寶典》注文的作者

現存《玉燭寶典》正文單行大字，注文雙行小字。這一現象需要我們進行考察：其注文是否為杜臺卿自注？若是，則注文中所見的音注材料、引文等為杜臺卿所作或所引自是毋庸置疑的。若不是，則出自誰手？在對反切、直音材料進行分析研究時，更是需要釐清這一問題，因為這牽涉到語音性質的確定。

《玉燭寶典序》雖然未言及作者，但觀序中云：

昔因典掌餘暇，考校藝文，《禮記·月令》最為備悉。遂分諸月，各冠篇首。先引正注，逮及衆說，續書月別之下，增廣其流。史傳百家，時亦兼采。詞賦綺靡，動過其意，除非顯著，一無所取。

楊琳據此推斷此序言為自序，¹²則此序文中所言的整理方式當是杜臺卿所記述的撰作《玉燭寶典》時的方法。

明確這一點之後再看序文，“華戎並存舊命，無所改創，其單名平出，即文不審，則注稱‘今案’以明之”，現行版本中“今案”均出現在雙行小字注中，可推知此書的注文當為杜臺卿自注。

石川三佐男對《玉燭寶典》注文的引文進行研究，發現其引書中時代最晚

¹¹ 杜臺卿撰、石川三佐男整理：《玉燭寶典》（東京：明德出版社，昭和 63 年）。

¹² 楊琳：《古典文獻及其利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57—58。

的爲《荊楚記》。¹³ 經核查其引文，標明爲引自《荊楚記》的一條爲：“疾風甚兩，今亦不必然也。”案“疾風甚兩”當爲“疾風甚雨”之誤，《禮記·玉藻》篇“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當據此改。¹⁴ 查“疾風甚雨”在衆類書中所引，其所表明出處與“荊楚”有關的僅見《荊楚歲時記》，作“去冬節一百五日，既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荊楚歲時記》爲梁代宗懷所作，其生活年代與杜臺卿生活年代相近。注文中未見晚於此書的文獻，可認爲後人並未對注文進行增補。且注文中反切皆作“某某反”，而未改爲“某某切”，足證未經唐人或更爲晚近者的改動。

結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認爲今本《玉燭寶典》全書均出自杜臺卿一人之手，其中的自創反切反映的當是杜臺卿本人的語音特點，有可能直接轉引自《韻略》。即使與《韻略》中採用的反切上下字存在差異，其語音系統也應該是相同的。因而對注文中的杜臺卿自創反切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窺見《韻略》所反映的六朝語音特點的一斑。

二、《玉燭寶典》杜臺卿自創音注彙考

現將《玉燭寶典》中杜臺卿自創的音注材料彙集如下，並進行考證。爲行文簡便計，下引諸條材料出處在條目後括弧內標明卷數，並以數字注出在叢書集成本《玉燭寶典》中的頁碼，不再予以頁下注。若被釋字有多音多義現象，則對其諸義項做考辨，選取韻書、字書中與原意相合者列出。

1. 律中太簇 注：音倉豆反。（第一卷，2）

案：簇，《廣韻》倉奏切。豆、奏皆侯韻去聲，此切語與《廣韻》音合。

2.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注：音慮猥反。（第一卷，10）

案：耒，《廣韻》力軌切。慮，來母。猥，上聲賄韻。此切語與《廣韻》相較，聲母相同，韻母一爲旨韻，一爲賄韻。均屬上古微部。

13 石川三佐男：《日中“書籍之路”與〈玉燭寶典〉》，載《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32—41。

14 孫希旦撰、沈嘯寰等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786。

3. 天子三推 注：勅雷反。(第一卷,10)

案：《玉燭寶典考證》作“勅雷反。”推，《廣韻》尺佳切，又他回切。勅，透母。勅，來母。雷，平聲灰韻。此字與來母無涉，《玉燭寶典考證》誤。此處音注與《廣韻》他回切音合。

4. 毋覆巢，煞孩者。注：朝來反也。(第一卷,12)

案：孩，《廣韻》戶來切。朝、戶非同紐，且舌、喉相去甚遠，恐為訛寫。此處正文原作“毋覆巢，煞孩者、蟲、胎、夭、飛鳥，毋麤，毋卵”，注文“音倉豆反”。《禮記集解》作“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麤，毋卵”。¹⁵ 無“者”字，《禮記正義》亦無“者”。《玉燭寶典考證》作“毋覆巢毋殺孩，音胡采反”，後有注文“舊音作者入正文，胡作朝，今案文改正”，依田氏之說甚是。戶、胡皆匣母，亦音合。

5. 爰注：音為老反。(第一卷,12)

案：《禮記集解》作“夭”，《玉燭寶典考證》作“蟲胎夭，音烏老反”。毛遠明根據漢魏六朝的碑刻文獻，如《元譚妻司馬氏墓誌》、《元瞻墓誌》等中的用例，釋讀此字為“夭”。¹⁶ 黃征根據甘肅博物館藏敦煌殘卷 004-4《賢愚經》“所生之處，命不中~~夭~~”、S.2832《願文等範本》：“昔者素王所歎，苗而者於不秀，只有項託早亡；秀而者於不實，只歎顏回之~~夭~~”的文例，參考《干祿字書》中“~~夭~~：上通，下正”的記載，亦訓此字為“夭”字之俗寫。¹⁷ 夭，《廣韻》烏皓切。為屬云母，烏屬影母，老、皓皆屬皓韻，《經典釋文》亦作烏老反。此處出現了云、影相混的現象。

6. 掩骼 注文：音格。(第一卷,12)

案：骼、格，《廣韻》均為古伯切，兩字音同。

7. 稜 注文：子鳩反。(第一卷,25)

案：稜，《廣韻》子心切，又子鳩切。與此處音合。

8. 柳稊 注文：杜嵇反。(第一卷,28)

案：稊，《廣韻》杜奚切。嵇、奚均屬匣母，此切語與《廣韻》音合。

15 孫希旦撰、沈嘯寰等點校：《禮記集解》，頁 419。

16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1047。

17 黃征：《敦煌俗字彙》（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484。

9. 《爾雅》曰：正月爲陬。（第一卷,35）

案：《楚辭·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正月爲陬。”洪興祖補注：“並出《爾雅》，陬，側鳩切。”¹⁸《廣韻》陬、騶，均側鳩切，兩字音同。

10. 燁有聲 注文：必音。（第一卷,50）

案：《廣韻》燁、必均卑吉切。兩字皆爲重紐四等，以重紐四等字爲其他的四等字標音，或許可以說明當時的重紐兩類之間確實存在語音差異。但因此條例證爲孤例，尚無法斷定其爲必然。

11. 栝 注文：治夷反也。（第二卷,91）

案：栝當作蚘，依《玉燭寶典考證》改。蚘，《廣韻》直尼切，澄母脂韻。治，《廣韻》澄母；夷，《廣韻》脂韻。此條切語與《廣韻》音合。

12. 醕 注文：音須。（第二卷,103）

案：醕，《廣韻》同都切，又度侯切。須，《廣韻》相俞切。其韻母皆來自上古侯部，出現這類混用表明其分化尚未完全結束。聲母的定、心混用現象應該也是上古音的殘留。李方桂曾指出，中古的心母 *s*-和審母 *ʃ*-（從上古 **s*-來的），常有跟別的聲母諧聲的例子。爲了解釋這種例外，爲與舌尖塞音諧聲的心母字構擬了上古的 **st*-或 **st*+*j* 的來源。¹⁹ 用這種觀點可以說明此例。

13. 可種地黄，及采桃花、茜，及括樓土瓜根 注文：茜，染絳草也。音倩。（第二卷,104）

案：“土瓜”不辭，《玉燭寶典考證》作“土”，是，當據改。《廣韻》茜、倩皆倉甸切，音同。

14. 晉重耳與介子綏。注文：推、綏，聲相近也。（第二卷,122）

案：綏，《廣韻》息移切，心母脂韻。推，《廣韻》他回切，透母灰韻。但灰韻來自上古微部，與脂韻所屬的上古脂部相近。上文已提及李方桂爲與舌尖塞音諧聲的心母字構擬了上古的 **st*-或 **st*+*j* 的來源，此處亦應如是。

¹⁸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

¹⁹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25。

15. 罍 注文：音浮。(第三卷,135)

案：《禮記·月令》作“田獵罍罍”，原文脫“田獵罍”三字，當據增。《廣韻》罍、浮均爲縛謀切，音同。

16. 餒 注文：於爲反。(第三卷,135)

案：餒，《廣韻》奴罪切，飢也。一曰魚敗曰餒。又有於僞切，餒，飯也。《禮記·月令》“餒獸之藥”，野王注“以物散與鳥獸食之”，故此處當取於僞切。爲、僞皆寘韻，與《廣韻》音合。

17. 命國難 注文：乃何反。(第三卷,138)

案：難，《廣韻》那干切，艱也，不易稱也。又木難，珠名，其色黃，生東夷，曹植《樂府詩》曰：“珊瑚間木難。”又姓，百濟人。《說文》作鷦，鳥也。又有奴案切，患也。此處“難”當作何解，向來紛亂。《禮記》數處出現此“難”，鄭注或作“陰氣也”，或作“陽氣也”。孔穎達疏引熊安生說，謂：“季春云‘國難’，唯天子諸侯有國爲難，仲秋‘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雜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孫希旦注作：“難，索室驅疫也，《周禮》方相氏掌之。命國難者，命國人爲難也。”²⁰孫詒讓在注釋《尚書·康誥》“若有疾，唯民其畢棄咎”時引《月令》篇，認爲“古者攘除疾病，蓋或謂之畢。《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是《月令》之畢，即《逸禮》之出疾，……畢棄咎，即攘除棄去疾病也。”²¹楊樹達也認爲“‘畢’當讀爲‘祓’，《說文·示部》云：‘祓，除惡祭也。從示，祓聲。’”²²而此處的“祓”禮恰在季春，與此處“索室驅疫”的“命國難”處在同時期。《禮記·月令》中未見“祓”的記載，但其主要目的卻與“難”相同，即鄭注認爲的“命方相氏帥百隸素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呂氏春秋·季春》中有一條異文與此相關：“國人儼，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高誘注作“命國人儼，索宮中區隅之處，擊破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此處的“國人儼”與“國人難”存在著異文關係，在漢代的文獻裏這種儀式也被

20 孫希旦撰、沈嘯寰等點校：《禮記集解》，頁 437。

21 孫詒讓：《尚書駢枝》，《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冊 51，頁 129。

22 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24。

稱爲“儼”，《後漢書》載“先臘一日，大儼，謂之逐疫”，與《玉燭寶典》、今本《禮記·月令》同。實際上《月令》篇中的“難”當爲“儼”的假借字，指的就是這種“逐疫”的儀式。“儼”，《廣韻》諾何切，諾、乃皆泥母，與《廣韻》音合。

18. 九門磔 注文：都格反。（第三卷，138）

案：磔，《廣韻》陟格切。都，《廣韻》當孤切，端母。陟，《廣韻》竹力切，知母。此處的端知相混現象反映了當時舌頭、舌上音的尚處於合一狀態。

19. 蟬 注文：音帶。（第三卷，140）

案：蟬，《廣韻》都計切，蟬螻。帶，《廣韻》當蓋切。兩字均爲端母，蟬霽韻，帶泰韻，同屬上古月部。兩字同音反映了杜臺卿時代韻母的存古現象。

20. 蝻 注文：音薰。（第三卷，140）

案：此處“薰”當作“董”，據《玉燭寶典考證》改。蝻，《廣韻》德紅切，蟬螻，虹也。又音董。與此處注文合。

21. 《周官·夏官》上曰：“司燿。掌季春出火，人咸從之。”注文：工煥反。（第三卷，144）

案：《周禮注疏》作“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²³此處“人”、“民”之異顯因避李世民諱改字。《周禮正義》亦作“司燿”，²⁴正，當據改。燿，《廣韻》古玩切。工、古皆見母，煥、玩皆換韻，此切語與《廣韻》音合。

22. 犗。注文：音偉。（第三卷，147）

案：犗，《廣韻》無此字，《集韻》羽鬼切。偉，《廣韻》于鬼切。羽、于皆云母字，二字音同。

23. 日烈曠 注文：曠，燥也。今案《周官·春官》下“女巫”：“旱曠則舞雩。”舞曠音呼旱也。（第三卷，155）

案：曠，《廣韻》呼旱切，日乾也，又呼吁切。此處與《廣韻》音合。

²³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157—1158。

²⁴ 孫詒讓撰、王文錦等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396。

24. 《周官·秋官》下曰：“廣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注文：祖格反也。
(第五卷,214)

案：《周禮注疏》作“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鄭玄注曰：

此柞氏與薙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薙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云“林，人所養者”，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以擬種殖，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²⁵

《周禮正義》亦作“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²⁶《玉燭寶典》此處訛，當據正。柞，《廣韻》則落切，又在各切。祖，精母，格，鐸韻。此切語與則落切音合。

25. 《周禮·秋官》下曰：“薙氏掌煞草。”注文：遲計反，又聽帝。(第五卷,214)

案：“聽帝”後脫“反”字，當補。薙，《廣韻》他計切，又徐姊切、直几切。他，透母。徐，邪母。直，定母。遲，澄母。聽，透母。透母、定母、澄母的混用與舌音內部的混淆，其原因前已討論。邪母與舌音的混用也反映了杜臺卿時代上古音的殘留色彩仍較重，上古邪母字經常與舌尖塞音、喻四的字諧聲，²⁷此處出現的這種現象應該屬於上古音的殘積。此處出現的反切下字雖在中古歸為霽、旨兩韻，但均為上古脂部字，亦是存古。

26. 裏黏米，一名糲 注文：子弄反也。(第五卷,227)

案：糲，《廣韻》作弄切。子、作皆精母，此切語與《廣韻》音合。

27. 𦉳 注文：音敷，𦉳音攞。(第五卷,231)

案：《廣韻》𦉳、敷均為芳無切，兩字同音。𦉳，《集韻》先結切。攞，《集韻》子小切。精、心之間的塞擦音一擦音混用，與上古聲母互諧關係相合。韻母一屬屑韻，一屬小韻。上古一為物部一為宵部，但𦉳從肖得聲，宵亦從肖得聲。二者關係近。

²⁵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1425—1426。

²⁶ 孫詒讓撰、王文錦等點校：《周禮正義》，頁 2927。

²⁷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14。

28. 命紅女織縑縛 注文：縛音升絹夏，紗縠之屬也。（第六卷，260）

案：“縛音升絹夏”不辭，《玉燭寶典考證》此條注文作“縛音升絹反，舊反作夏，今改”。縛，《廣韻》芳無切，敷母虞韻。升，書母。絹，仙韻。無論是聲母還是韻母，倘從《玉燭寶典》、《玉燭寶典考證》，這樣的混切都是無法給以解釋的。我們認為此處的注文存在誤寫、誤讀現象。現在看到的“升”實際上是“伏”的誤寫或對其俗字字形的誤讀。敦煌卷子中許多“伏”字寫作𠂔、𠂕等形態，²⁸易與“升”相混。則此注實際應為“縛音伏，絹，夏紗縠之屬也”。

29. 可燒灰染青、紺 注文：古闇反。（第六卷，260）

案：紺，《廣韻》古暗切。此切語與《廣韻》音合。《玉燭寶典考證》此條作“古闇反”，亦音合。

30. 《荊楚記》：或沈飲食於井，亦謂之鑑 注文：戶監反也。（第六卷，274）

案：鑑，《廣韻》兩讀。其一古銜切，鑑諸，以取月中水。又明也。其二格儼切。鏡也，誠也，照也。亦作監。依文意此處當作古銜切。古，見母。戶，匣母。此處又出現了上文曾提到的上古喉牙音之間的混用現象。監、銜皆銜韻。

31. 鳥獸毛毳 注文：蘇齊反，又星彌反。（第八卷，312）

案：毳，《廣韻》蘇典切。蘇、星，皆心母。毳，銑韻。薺，薺韻。彌，支韻。三字中古不同韻。然毳上古真部，薺上古脂部，脂真對轉。彌上古支部，支真旁對轉。

32. 施竹木弓及弧 注文：木弓謂之弧，音孤也。（第八卷，321）

案：弧，《廣韻》戶吳切。孤，《廣韻》古胡切。皆為模韻，然聲母分屬匣、見，亦屬前文所述喉牙音內部混用例。

33. 其兵鍛，其畜毳 注文：鍛音踈也。（第十卷，343）

案：此條《玉燭寶典考證》注：“通行本鍛下出曬字以為音注，踈疑曬字之訛。舊此下有也字，今刪。”鍛，《廣韻》三音，其所例切，矛戟類。其所拜切，翦翮。其所八切，鳥羽病。依此處文意，鍛當為名詞，則應為所例切。踈，《廣韻》池爾切。所，生母。池，定母。例，祭韻。八，黠韻。此處生母、定母相

²⁸ 黃征：《敦煌俗字典》，頁 115。

混,祭韻、黠韻相混,其中生、定相混或可用擦音、塞音之間的擦化關係予以解說,但祭韻、黠韻的混用找不到其他的文例。因而我們同意《玉燭寶典考證》的觀點,此處有存在訛字的可能。

34. 十月旦,麻豆饋 注文:音贊也。(第十卷,346)

案:《廣韻》饋、贊皆則吁切,二字音同。

35. 鳥獸毳毛 注文:而允反。鳥獸皆生濡毳細毛,以自溫焉也。(第十一卷,356)

案:《玉燭寶典考證》作“而充反”,毳,《廣韻》而隴切,腫韻。《集韻》腫韻收此字,作乳勇切。而《集韻》準韻亦收此字異讀,作乳尹切。允、尹俱屬準韻,乳、而同爲日母。這種異讀給我們判斷此處兩切語是否存在魯魚之誤帶來了干擾,此處因無法找到其他證據而只能存疑,姑附於此。

36. 及臙時祠祀,炙箠 注文:燒飲,治刺肉中。及樹瓜田中,四角去蠹蟲。瓜中蟲謂之蠹,音胡監反。(第十二卷,403)

案:《四民月令校注》作:“燒飲,治刺入肉中。”蠹,《廣韻》胡甘切。監,中古銜韻。甘,中古談韻。這種混用現象與等第有關。

三、由《玉燭寶典》杜臺卿自創音注看時音特點

通過對以上材料的分析,我們可以窺得杜臺卿時代的部分時音特點。總體來看,與《廣韻》所反映的《切韻》係韻書語音系統(也即六世紀文學語言的語音系統)相較,杜臺卿音中存在部分存古成分。這樣的狀況是難以用時間差異予以解釋的,由《切韻序》“呂靜《韻集》、夏侯詠《韻略》、陽休之《韻略》、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摺選精切,除消疏緩。蕭、顏多所決定”可知,在長安論韻時,杜臺卿《韻略》已成書,這一語音系統應與《玉燭寶典》相同,均爲杜臺卿音系。而陸法言在根據“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整理編訂《切韻》的時候,“十數年間,不遑修集”,當在此十餘年後。這樣來看,兩者之間存在的時間差異僅有區區十數年。因此出現這些差異的原因應爲杜臺卿的方言音系與通語音系的

乖互。誠然,《玉燭寶典》中所反映出的部分語音特點在《切韻》系韻書中也有所反映,但陸法言未明言編纂《切韻》時究竟如何審音辨韻,僅以“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這也使得《切韻》的音系性質究竟如何,成爲後世學者聚訟紛至的重大問題。陳澧、高本漢、周法高、李榮諸前輩認爲《切韻》所代表的是一種單一音系,江永、章太炎、陳新雄、張琨等學人則提出與此相對的觀點,認爲《切韻》音系並不是內部一致的自然系統,而是所謂的“綜合音系”。兩種觀點的分歧至今仍難以彌合,倘能跳出《切韻》本書藩籬,尋找到與陸法言時代相近的語音材料與《切韻》相較,或可從中窺得一斑。而《玉燭寶典》恰可作爲參照,其成書年代與《切韻》誕生年代相仿,篩查出的自創音切又可反映杜臺卿的個人語音特點,是內部和諧的單一音系。將這一系統與《切韻》音系比較,進而考較異同,對於從不同方面考量《切韻》的語音性質有所裨益。故部分特徵雖于《切韻》系韻書中亦有所反映,此處仍將其排比羅列,以期爲同好提供參考材料若干。現將杜臺卿方音特點歸納總結如下:

1. 喉牙音分化尚未完成

從上述例證中可以看到云影混用和見匣混用的情況,導致這種喉牙音混用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喉牙音分化尚未完成。

首先來看雲影混用的現象。喉音影、曉、匣、喻關係密切,錢大昕曾指出:“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即爲喻母;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即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故古人於此四母不甚區別。”²⁹高本漢發現群母只出現於三等韻,匣母只出現於一、二、四等韻,同時“古”、“胡”(分歸見、匣兩母)諧聲,因而認爲群、匣互補分佈,具有相同的上古來源,且可與雲母相配,皆爲濁音,以送氣與否區分。將中古雲母構擬爲 *j-, 中古影母構擬爲 *ʔ-, 並認爲中古的 *j- 來源於上古的 *g-。³⁰ 但高本漢的觀點存在這樣的問題: 根據李方桂的研究,至少在切韻時代濁母送氣與否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差別,因爲只有一套濁聲母。進而認爲高本漢在上古音系中另立一套不送氣濁音的做法是不必

29 錢大昕著、楊勇軍整理:《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頁88。

30 高本漢著、趙元任等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年),頁247—254。

要的。³¹ 這樣,群、匣的共同來源與上古雲母的區別性特徵就難以確立了。曾運乾則將喻母分爲兩類,一歸於匣一歸於定。³² 葛毅卿也根據《切韻指掌圖》的“辨匣喻二字母切字歌”、王韻殘卷等材料,推斷喻三的音值應該與匣類字相同。而後又根據其他時代略相近的字書中的反切作爲紐帶將原本無法系聯的《切韻》殘卷反切系聯起來,進一步考證雲母與匣母關係密切,在六世紀初之前喻三入匣。³³ 董同龢認爲雲母(董書中稱於母)“在六世紀初年跟匣母(僅見於切韻一二四等韻)本於一體”,將上古匣母構擬爲 *ɣ-,並以曉母與見溪母互諧的例證指出擦音可以與塞音互諧。³⁴ 曾、葛、董之說雖然與高本漢爲中古匣母構擬的上古塞音來源 *g-不同,但都與塞音有關聯。李方桂將中古的濁塞音、塞擦音上古聲母的構擬簡化爲一套不送氣聲母,因而指出高本漢、董同龢對匣、群、雲母的構擬存在問題。他注意到雲母多數是合口字,而群母出現在開口字前,因而認爲雲母是由圓唇舌根濁音 *gw+j-來的,群母是不圓唇的舌根濁音 *g+j-來的,或者是 *gw+j-+i 來的。並進而爲中古匣母、群母、雲母構擬了相通的上古來源——舌根塞音 *g,爲曉母構擬了一個擦音 *h-來源。同時將影母構擬爲 *·,指出其經常與見、溪、群、曉、匣、影互諧。³⁵

影母與雲母的混同可以用塞音擦化說予以解釋。潘悟雲根據漢代借詞材料修正了高本漢對上古影母音值的構擬,將其改爲 *q,並以此解釋影母在上古經常與舌根塞音互相借用的現象。³⁶ 上古的影母在發生擦化時,氣流向外吐出,正如錢大昕所言“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亦有似喻母者”,就與雲母音近了。

同樣,在潘悟雲的構擬中,上古曉母被構擬爲 *qh-,爲中古匣母構擬了兩個上古來源: *g-和 *g-的一、二、四等。繼續考慮擦化現象,既然影母發生擦化時發音部位後移,同理來說,曉、匣也應該從 *qh-、*g-後化作 h-、h-,兩者爲同一部

31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6。

32 曾運乾:《音韻學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65—187。

33 葛毅卿:《喻三入匣再證》,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8本第1分。

34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18本。

35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18。

36 潘悟雲:《喉音考》,《民族語文》1997年第5期,頁10—24。

位的擦音，只是清濁有異，“曉母之字，引長之，稍濁，即為匣母”。

結合董同龢的例證可知，《切韻》時代云母與匣母尚未區分，也即此時的喉音尚處在一種較為原始的狀態，更為接近上古漢語中的情況。亦即此時云母、影母還帶有上古聲母的特點，按照李方桂互諧原則：舌根塞音可以互諧，也有與喉音（影及曉）互諧的例子，不常與鼻音（疑）諧。這可以解釋這類云影、曉匣混用現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杜臺卿時代正處於這樣的演化過程中，保存了古音特點。這種混用直到《切韻》時代仍有例證，陸志韋稱其為“匣于類隔”。³⁷

接下來看見匣混用的現象。見母與匣母字的混用也帶有上古聲母的特點，王靜如曾提出“‘曉’‘匣’二紐古歸‘溪’‘群’二紐”，³⁸較早地指出了喉牙音的內部關係問題。後漢三國時期的梵漢對音材料中 k 類聲母除了包含見、溪、群、疑之外，還包括匣母的一部分。³⁹ 李新魁根據諧聲、通假、異文、又音、聲訓、方言等材料，證明了中古曉、匣、云母上古都歸於見、溪、群諸母，讀為舌根塞音。⁴⁰ 李方桂也曾指出影母經常與匣母諧聲，考慮到潘悟雲體系中為喉音擬的一套小舌音系列輔音說明喉音之間音近，而影又與匣近，則上古見匣音近也是有一定依據的。此處的見、匣混用現象我們認為也是這種上古語音特點的殘留，同樣說明了杜臺卿時代語音的存古特點。再看《切韻》音系，其時喉牙音已然分開，這樣我們可以推測在杜臺卿時代通語中喉牙音已經分離，而杜氏方言中二者仍處在詞彙擴散的正變階段，相對混亂無序。

2. 齒音內部的混用

上述例證中有精、心互用例一條，這種塞擦音與擦音的混雜現象可以類比船、禪母的關係。陸志韋曾認為船母與禪母地位應予以顛倒，其理由有三：一為《切韻》中“食”不能與“于”發生衝突，其原因必然是相象得太過分了。“于”

37 陸志韋：《古音說略》（北京：哈佛燕京學社，1947年），頁10。

38 錢玄同：《錢玄同文字音韻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53。

39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載《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63。

40 李新魁：《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載《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19。

既然是《切韻》的摩擦音 γ ，“食”就應當是 z ，不是 dz 了。二為據諧聲通轉跟《廣韻》一字重讀的關係，喻四近乎床三，而跟禪反而疏遠一點。床三通心、邪而禪幾乎全不通心、邪。可見，漢魏以來，各種方言之中，凡是床三跟禪可以分別的，大概都把床三當作純摩擦音。三為床三類的字甚至於可以當梵音的“ś”，例如阿述達(*aśokadatta*)、實義難陀(*śiksananda*)。同時還在現代方言中找到了例證：東南方言里這兩母無從分別。官話區域里，中古的床三跟禪的入聲字，今音也不能分別，然而平上去聲的合口字中卻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在陝甘地區的方言中床三是摩擦音，禪母是摩擦音和破裂摩擦音。而在其他官話方言中床三是破裂摩擦音，禪則是摩擦音和破裂摩擦音。也即切韻系統里的“食”、“時”二類相當於現代陝甘語的床三跟禪，而等韻的床三跟禪，它們的地位符合後起的中原音。并猜想在切韻時代陝甘語比較通行，大河南北都是這樣。後來東北語盛行。宋代韻圖的床三跟禪或許代表它們在當時汴梁時代的地位。⁴¹ 我們仿照此處對船、禪母的研究方法，將《中國音韻學研究》中牽涉到精、心的方言材料中平上去聲字的聲母分化情況列舉如下。⁴²

	精	心		精	心
三 水	ts	s	北 京	ts, tɕ	s, ɕ
桑家鎮	ts	s	山 西	ts, tɕ	s, ɕ
開 封	ts	s	甘 肅	ts, tɕ	s, ɕ
南 京	ts	s	西 安	ts, tɕ	s, ɕ
上 海	ts	s	固 始	ts, tɕ	s, ɕ
粵 語	ts	s	四 川	ts, tɕ	s, ɕ
溫 州	ts, tʃ	s, ɕ, ʃ	漢 口	ts, tɕ	s, ɕ
寧 波	ts, tʃ	s, ʃ, ɕ	揚 州	ts, tɕ	s, ɕ
汕 頭	ts, ʃ	ts, c	福 州	tɕ	ts, c
廈 門	ts, ʃ	ts, c	懷 慶	ts, tʃ, tɕ	s, ʃ, ɕ

41 陸志韋：《古音說略》，頁 11—13。

42 高本漢著、趙元任等譯：《中國音韻學研究》，頁 372、380。

通過對上表的分析我們發現精、心兩母的表現較之船、禪兩母的表現沒有出現十分明顯的依地域分群的現象。但是心母在溫州、寧波、懷慶，精母在汕頭、廈門方言中仍然出現了發音方法上的混亂。此外，據高本漢的注釋，精、心兩母在許多方言中存在異讀現象，其中不乏擦音、塞擦音區別導致的異讀。因而，我們認為陸志韋的思路是可取的，擦音與塞擦音的這種特殊關係很可能是方言的差異。而語言的空間差異反映語言的時間發展，這種方言差異或許是上古聲母發展過程中的殘積。

李新魁通過《顏氏家訓》中的相關材料、《玉篇》反切、《博雅音》反切等指出隋時南方方言不分船、禪，並進一步指出這是隋唐時代蘇州和揚州等吳語區域的語音特點。而後運用隴西方言、《字林》反切、《一切經音義》等材料論證北方方言中船、禪亦不分。而後將這種現象上推至上古音時代予以考慮，由諧聲系統可以看出船、禪上古本為一母，均為舌尖塞音。⁴³ 鄭張尚芳在指出李方桂擦音帶有喉冠音可引致塞擦音的規則，和白保羅也曾用這樣的觀點來解釋“爪”和“搔”的同源關係後，認為塞擦音聲母當為後起。這點在民族語言材料中為這樣的觀點找到了證據。⁴⁴ 由此來看，船、禪相混與精、心相混都是塞音擦化過程中產生的現象。

此處精、心混用例反映了這種發展過程中的狀況，而其時間也與這一現象發生的時間相合：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中的東漢音系就缺失 ts-組，這可以說明塞擦音出現的時代應不早於東漢，是一種較為後起的聲母分化現象。

3. 舌音與齒音的糾纏

上述例證中舌音與齒音也有混用的例子。計有定心混用一例、透心混用一例，這種舌齒混雜的現象錢大昕就已發現。在《十駕齋養新錄》中，錢大昕認為“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為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為然也”。⁴⁵ 錢大昕的意思是正齒音照、穿、床在上古也讀作舌音，但此說存在這樣的問題：照系二等與

43 李新魁：《論〈切韻〉系統中船、禪的分合》，載《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20—44。

44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92—109。

45 錢大昕著、楊勇軍整理：《十駕齋養新錄》，頁100—105。

四等字存在區別，而只有照三的字可以與舌音相通。照二系的字與舌音並不相通，而是與齒頭音相近。此外，照三的字所謂的“相通”也只是偶然相通。雖然此說存在這樣的問題，但可以被看做研究舌音與齒音相通關係的肇始。李新魁曾列舉了經籍中心、生、書等聲母與塞音相通的例子，論證其上古與塞音關係十分密切，認為它們的讀音與[d]等十分相近而不相同，讀為送氣音。後來其送氣成分逐漸增強，變為擦音，而塞音成分逐漸減弱，直至完全消失，最終變為中古的[s]、[ʃ]、[ç]等母。⁴⁶ 這裏出現這種混用，說明杜臺卿方言音系中舌音和齒音很有可能尚未完全分開，但是其分開的趨勢已經很明顯了，這在大部分與之相關的反切都是同發音部位聲母的字為切的現象中可以看出。這種舌齒音的糾纏不清、新分離出的舌音與齒音內部的分化相互夾雜，導致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玉燭寶典》中舌齒音之間、舌音內部、齒音內部關係錯綜的狀況。但此處例證太少，僅能提供一種思路或想法，並不能確證這一觀點，尚俟其他相關材料與之綜合研究，得出最終的結論。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上文曾提到的邪母與齒音的混用現象。錢玄同曾指出《說文》九千三百余字中，在《唐韻》反切中歸於邪母的有一百零五字，帶上重文共一百三十四字。而通過對這些字諧聲偏旁的考察卻發現，“應歸‘定’紐者幾及十分之八，其他有應歸‘群’紐者則不足十分之二，有應歸‘從’紐者則不足十分之一。”據此認為“從大多數言，可以說‘邪’紐古歸‘定’紐。”⁴⁷ 李方桂則將邪母歸於以母，將其構擬為r。⁴⁸ 但此處的例證表明，除了與舌音、喉音有關係外，邪母與齒音似乎還存在關聯。

4. 韻母系統的存古現象

杜臺卿自創音注中也存在韻母的存古現象，其主要表現為反切下字與被切字在切韻音系中歸屬於不同的韻，但考察其上古來源則會發現要麼是上古同部字，例如哈之混用、霽泰混用、霽旨混用等。要麼具有通轉關係，如脂灰混用、歌翰混用、銑霽混用等。這種現象反映出杜臺卿時代韻母的演變狀況較之

46 李新魁：《漢語音韻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頁391—393。

47 錢玄同：《錢玄同文字音韻學論文集》，頁153。

48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14。

切韻音系還是比較存古的，帶有一定的上古音特點。

5. 與等第相關的特殊反切

上文中我們曾發現銜談混用一例，這反映出咸攝一二等已經有所混同，但是因為僅見一例，我們認為當時的一二等還是存在對立的。李榮先生《隋韻譜》對隋代詩文用韻予以排比，發現其中蟹效鹹山四攝一等自相押，而二等字不與一等通押；江攝獨用；假攝二三等同用而不與一等通押；梗攝二三四等同用而不與一等通押。⁴⁹ 丁鋒通過對《博雅音》反切進行分析也發現，其中一二等自切 1963 次，而混切才 10 例，僅占 0.6%，進而指出當時以低開元音的前後作為區別特徵分別一等和二等十分嚴格。⁵⁰《玉燭寶典》此處僅有一個例證，但其中的其他反切卻說明當時一二等仍存在對立的可能性是極大的。參考隋代的其他材料，我們認為杜臺卿音系中一二等仍存在區別，同時也已出現混同的趨勢，但這種混同並不明顯。

6. 與重韻相關的混切

韻母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現象：相對於其他韻，灰韻、泰韻出現的頻次較高。我們認為這應與重韻現象有關。高本漢認為十二對重韻中，東冬重韻和庚耕重韻是元音音質的不同，其餘十對重韻則是長短元音的差異。⁵¹ 李方桂則以覃、談和哈、泰入手，通過對《詩經》押韻和諧聲系統的考察，指出這兩類 **a** 存在不同的來源。第一種 **a**（覃韻的主要元音）在詩韻里的押韻和在諧聲字中的表現說明，其來源就是上古的 ***a**。第二種 **a**（談韻的主要元音）則應當是由上古的 ***ə** 變來的。提出這種觀點的理由有四：（1）**ə** 變 **a** 在語言學的經驗看起來是可能的。原始印歐語的 ***ə** 在拉丁、希臘、日耳曼等語言中變 **a** 可以作為例子。（2）《切韻》里有些韻還保留著 **ə** 音，然而在什麼情況下 ***ə** 可以保存，在什麼情況下 ***ə** 變成 **a** 可以找出其語音條件，並不是混亂而無規則的。這兩條規則是：第一，上古 ***ə** 在 -**n**、-**t**、-**ŋ**、-**k** 的前面到切韻時代還保留著 **ə**。第二，上古 ***ə** 在 -**m**、-**p**、-**i**（***-i** 或 ***-g**、***-d**），-**u**（***-u** 或者 ***-g**）的前面到切韻時代會變成

49 李榮：《隋韻譜》，載《音韻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35—209。

50 丁鋒：《〈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60—61。

51 高本漢著、趙元任等譯：《中國音韻學研究》，頁466—477。

a;若有一個介音 i(或者 i)在這個 *ə 的前頭,這個 *ə 就全體保留著。(3) 可以用來解釋詩韻。(4) 不與別的上古音擬定發生衝突。⁵² 邵榮芬則根據《訓民正音解例》中的記載,指出重韻兩類的區別在於開口度的大小,是音色的不同而不是長短的不同。⁵³ 這種區別直到唐五代之後才最終得以合流,由漢藏對音材料可知,《藏漢對音千字文》可以區分哈泰與皆佳、豪與肴的不同,此外各韻中藏文寫法上都已經混而為一了。當然這種偶然流露出來的遺跡也提示我們,在實際的語音區別上並非全泯侈弇之界。⁵⁴ 可證其時間遠在杜臺卿時代之後。因而杜臺卿音注中這種混切現象反映了此類變化的跡象,由於重韻開始出現合流的趨勢,導致在創製反切的時候未能辨析而出現混切。但當時語音的主流仍應該是分立的。

7. 聲調系統的特點

通過對書中的音注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其聲調系統是比較齊整的,上文所述音注材料中的切語,皆是以同聲調的字作為被切語的反切下字,這可以說明在杜臺卿時代聲調系統已經相當成熟了。

段玉裁指出:“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也。考周秦漢初之文,有平上入而無去,洎乎魏晉,上入聲多轉而為去聲,平聲多轉為仄聲,於是乎四聲大備,而與古不侔。”⁵⁵ 王力先生指出上古分四個聲調,即平、上、長入、短入,魏晉以後的四聲則是平、上、去、入。魏晉時代產生去聲。陰聲韻的去聲字,多由長入字轉來(去聲產生後不再存在長入聲),少數由平上聲轉來;陽聲韻的去聲由平上聲轉來。⁵⁶ 縱觀前賢論述,多以魏晉六朝時期已四聲大備,而聯想《切韻序》中曾說:“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可見切韻音系中這種框架已經成熟了。杜臺卿所處的時代已經到了變化的末期,亦即四聲之間的分別已經十分明顯,因而我們看到的音注中呈現出明確的規律性,這種規律性也可

52 李方桂:《切韻 a 的來源》,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年),第3本第1分,頁1—38。

53 邵榮芬:《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127—128。

54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科學出版社,1961年),頁69。

55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表一第十九頁。

56 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59—160。

以佐證前賢對漢語聲調系統發展的時代考證。

通過對《玉燭寶典》中所存的音注材料進行整理，我們可以發現與《切韻》音系之間存在的差異。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杜臺卿的方言影響，而非由杜臺卿時代到陸法言時代短短十數年間發生的歷時音變。《經典釋文》的“條例”中曾經明言，“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巨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沈濁。今之去取，冀祛茲弊。”可見中古前期的方音差異已是十分明顯。但我國古代韻書編纂的目的在於解經、作文，其音系往往是“求雅存正”的文學語言的音系，例如陸法言編纂《切韻》“在乎調和當時的各種重要方言”，其審音精密，從分不從合，其分韻辨音，折中南北。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所創製的韻書，難以代表一時一地的語音系統本來面貌。明清時期的歷史語音我們可以通過對諸多明清等韻著作的爬梳予以顯明，而六朝時期這樣一個在漢語語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時段，卻因時人所做具有方音色彩的韻書亡佚而難以窺得其實際面貌。在這樣一種書闕有間的語境下，對《玉燭寶典》中杜臺卿音注材料的鉤沉爬梳，並從中尋找到所反映的方音特色，具有扶危繼絕的意義。《玉燭寶典》除卻本身的民俗學學術價值外，還蘊含有豐富的語言文字相關材料，如其中收錄訓詁材料頗富，部分已散佚字書中的故訓、注解，在杜氏引文中時見。為避枝蔓計，本文僅取音注材料予以探究。至於其中訓詁學材料的整理與考證，姑留作翌日之券。

（作者：姜復寧，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李金澤，山東大學文學院研究生）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丁鋒：《〈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王力：《漢語語音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杜臺卿：《玉燭寶典》。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杜臺卿撰、石川三佐男整理：《玉燭寶典》。東京：明德出版社，昭和63年（1988年）。
- 杜臺卿撰、依田利用考證：《玉燭寶典考證》（稿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 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
- 李新魁：《漢語音韻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
- 邵榮芬：《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高本漢著、趙元任等譯：《中國音韻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40年。
- 陸志韋：《古音說略》。北京：哈佛燕京學社，1947年。
- 陳彭年等著、周祖謨校：《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孫希旦撰、沈嘯寰等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孫詒讓撰：《尚書駢枝》，《續修四庫全書》，冊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陶挺編：《說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第18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
- 曾運乾：《音韻學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楊琳：《古典文獻及其利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 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
- 錢大昕著、楊勇軍整理：《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
- 錢玄同：《錢玄同文字音韻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科學出版社，1961年。

二、論文

- 石川三佐男：《日中“書籍之路”與〈玉燭寶典〉》，《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頁32—42。
- 李方桂：《切韻 a 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1分，1941年，頁1—38。
- 李榮：《隋韻譜》，載《音韻存稿》。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35—209。
- 李新魁：《上古音“曉匣”歸“見溪群”說》，載《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19。
- 李新魁：《論〈切韻〉系統中船、禪的分合》，載《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20—44。
- 俞敏：《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載《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63。
- 崔富章、朱新林：《〈古逸叢書〉本〈玉燭寶典〉底本探析》，《文獻》2009年第3期，頁144—150。
- 葛毅卿：《喻三入匣再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頁91。
- 潘悟雲：《喉音考》，《民族語文》1997年第5期，頁10—24。

**A Study of Du Taiqing's Reconstructed
Phonology Revealed in *A Precious Canon
of the Jade Candle* (*Yuzhu baodian*)**

Jiang Funing

(PhD students,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Li Jinze

(Postgraduate students,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A Precious Canon of the Jade Candle (*Yuzhu baodian*), an encyclopedia of local customs compiled by Du Taiqing (6th c.), contains material from the pronunciation glossing system created by Du himself. This material, however, has long remained unheeded in relevant scholarship. In fact, an analysis will yield hints to reconstruct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Du's phonetic system.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phonetic system of the *Qieyun*, which represents the literary language system of the sixth century, to show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With these findings, one may see the phonetic differences of dialects in Du's time.

Keywords: *A Precious Canon of the Jade Candle* (*Yuzhu baodian*), pronunciation glossing material, the dialect pronunciations of the Six Dynasties